

之歌

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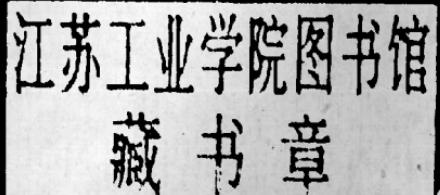


张永泰 等著

香港汇通出版公司出版

酒 神 之 歌

张永泰 杨宗和 李发模等著



香港汇通出版公司

书 名 酒神之歌
作 者 张永泰·杨宗和·李发模等
责任编辑 阿 华
装帧设计 刘国雨
出版发行 香港汇通出版公司
通讯地址 WIDE WAYS PUBLISHERS
ABEREENP.O.BOX 24513
电 话 8700162·7224352 电传 7397505
印刷发行 香港汇通出版公司本部
定 价 \$ 7.00 圆 ￥4.70 元
国际书号 HONGKONG 14782050-000-08-91
-3/W012 6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目 录

序	顾汶光(1)
茅台园里的仆人	张永泰(3)
生命的力量	李发模(29)
董酒情深	杜永红(37)
陈锡初和董酒	张永泰(50)
一个人和一座酒城	杨宗和(57)
西行记	张永泰(102)
一个与茅台酒有关的故事	李发模 田吉华(113)
浓·醇·苦涩	张永泰(129)
酒神付金庚	杨宗和(151)
命运迴旋曲	杨宗和(183)
小金鸭漫奏曲	品刚 永泰(227)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www.ertongbook.com

序

顾汶光

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随便翻几本野史笔记，便可拈出一大串关于文人与酒的故事。“汉书下酒”固然悲壮，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则够洒脱。李太白醉吟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早已脍炙人口；吴小仙烂醉后被抬入宫中，泼墨醉笔所作《松风图》，更得到皇上的激赏，因而赐“画状元印”，获得千古画家所未敢梦见的殊荣。每当赴宴时，相识的不相识的朋友总是一口咬定：“你是文人，酒量一定不小。”文人能饮，文人爱酒，在人们眼中仿佛成了不贰的铁律，虽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。

其实，以我的体会，酒桌上浅酌慢斟，其风味未必比招三五好友，或铺一笺素纸，娓娓谈酒来得更醇更美。因此，早想写一些文章，纵论天下名酒，这倒不是因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”，想以此传名后世，而是个中乐趣，实有不足为外人道者。可惜因穷事缠身，未能遂愿，留下一段不大不小的遗憾。

现在，案头放着《酒神之歌》的校样稿，老友们委托我写一篇序。粗读了一遍，心里大感快慰，也颇觉亲切。这不但因张永泰、乍发模、杨宗和、杜永红等作者都是我的朋友，文中的主角也大

都十分熟悉，更因文中写出了怀有“安得美酒千万坛，大慰天下饮者尽欢颜”豪情而奋斗半生的创业者的博大情怀。“饮水思源”，美酒入口，亦当思他们所经历的艰辛、甘苦，存此一念，酒味会更美更醇。

“行行出状元”，邹开良、季克良、陈锡初、陈星国、刘有寿、牛景禄、付金庚……早随着茅台、董酒、习酒、湄窖、珍酒、鸭溪窖、黔春……畅销国内外而被人们所熟知，也必会载入“酒典”，名垂史册。不是么，李白因饮酒被呼为诗仙，吴伟因酒被赐为画状元，而上列诸位造酒者被尊之为“酒神”，不是天公地道的么？

我又想，为饮者立传，不如为造酒者立传。饮者“独乐”，造酒者却为了天下乐。翻开史册，饮者的逸事成千累万，而造酒者的事迹却寥若晨星，实在是大大的不公道。《酒神之歌》弥补了这个缺陷，自然是使我们倍觉快慰的。

序言一般都很短。写了千字，意犹未尽，也只好搁笔了。我了解，读者大多不愿在进入正文时听为序者喋喋不休的。好在这十一篇写得很不错的文章可供细细品鉴，我相信，诸君在看完这些文章后所得的美感，决不下于在灯红酒绿中一杯在手，佳酿入喉时所能感受的愉悦。

十月廿日夜

茅台园里的仆人

张永泰

奋进、拼搏、他的主旋律——
为了祖国的荣誉；
信任、关怀、他的出发点——
为了企业的腾飞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楔子

这是一座酒城，一座酿造国酒的酒城。

城内有一条古老的阶梯小路，自古人们都沿着这条 245 级台阶的小路上下班，年年月月日日，日日月月年年。谁也记不清自己在这条古老的小路上攀登了多少次。如果把攀登的路加起来，或许已攀登了几座、十几座、甚至几十座世界屋脊。

那是个动荡的年月，1973 年的金秋时节，上级决定选派一名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茅台酒厂领导班子。结果，担任仁怀县副县长的邹开良被派到厂里，担任了厂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。

12 月 15 日，西北风吹卷着山峦上的落叶，象刀子般冲刷着

人们的脸，偶尔又飘下毛毛细雨，细雨还夹着凉冰冰的雪粒，这细雨，这雪粒又钻进脊梁，人们痉挛似的紧缩着脖子。邹开良和往常一样，肩上挎着在时代的审美中最时髦的黄色军用挎包，冒着雨雪，踩着泥泞，到茅台酒厂来上班了。当然，他不要欢迎词，也不要形式上的晏请，一上任就抓起了政工、人事、劳资等部门。头衔虽显赫，工作很具体，但却没有办公室，也没有办公桌，还是那个挎包，和后来改挎包为提包的黑色拉练手提包，伴他渡过了12个春夏秋冬，他象蜗牛一样，把自己的窝背在身上。

他刚到茅台酒厂那年月，曾站在245级台阶顶端的灰色砖瓦楼下四顾：厂房破旧，办公楼还没有城市公用厕所气派，各科室挤在这栋摇摇晃晃的办公楼里，青砖灰瓦的格局，厂内还夹杂着农民的猪圈、牛棚、用稻草围成三角形的窝棚厕所，农民在厂内东来西往，南奔北走，挑粪的，犁田的，赶猪的，作小买卖的……厂不厂，村不村，工不工，农不农，真是五花八门。还有东一张西一张日晒雨淋、字迹模糊的大字报，风吹残纸倍觉凄凉和荒野，野兔出没其间，黄鼠狼咬死一只鸡也会惊起茅台园里的骚动。这里古老得太遥远太过于时了。这格局与国酒的地位反差太大太大，然而，面对现实谁也无能为力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迈进了“知天命”的年轮。1985年，邹开良刚刚五十初度，按中国人的习俗，还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，又开始了新的坎坷征途。他象头负重的老牛：一条肩膀上扛着厂长的重任，另一肩膀上压着党委书记的重负。两付超负荷的担子挑在他肩上，强力地支撑着。

他清癯的脸上开始织出人生的网纹，这担子很重，挑起来很累。前任领导周高廉、季克良等虽然为他的工作铺了很长的路，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，有天大本事也不能扭转乾坤的环境中，毕竟欠帐太多。他工作了一天，下班回家随便吃点饭，便和衣躺在

床上睡了。睡梦中他仿佛在苦苦攀登一座高山，摘取高峰顶点闪着灿烂光辉的宝石。忽而情况又变了，前面出现了两条路：一条路很平坦，路边长着鲜花，鲜花旁边还插着经幡，住在经幡下的人们，在神灵的保佑下平静地生活着，安然依旧，路上的行人也平安地走着，没有风吹，也没有险阻，一切都沿着旧的轨迹……另一条路却是坑坑洼洼，曲曲折折，忽而狂风暴雨，忽而坍方落石，他走在众人前面奋力拼搏苦斗，他扬起风帆，当要起锚时又受到责难。路边的好心人似乎以同情的目光劝他：算了吧，你苦苦奋进图个啥子？又指指那条安全路：那多平安，虽然无功，但却无过啊！他摇着头唠唠叨叨梦呓着：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无私地奉献……

雄鸡一声啼叫，把他从睡梦中唤醒，他翻身起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习惯地穿上放在床边的拖鞋苦苦地一笑。

他和地球一样不停地转动， 他的轨迹是企业再上一个台阶

(1)

茅台酒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祖国之瑰宝。

他仿佛还记得：刚进茅台酒厂的时候，曾暗下决心：国酒企业应该为国家多作贡献，要多产酒，少用粮，产值要腾升，利税要翻番，职工生活要改善……马鞍山下要有一翻政绩。至于其他就不去想了，临终前能够说一声没有辜负党的培养，祖国的希望，没有愧对茅园父老，也没有愧对自己的一生……就会含笑九泉。

1985年，邹开良被推上茅台园里的最高宝座，他既高兴又

不安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厂子不大名声大,计划不大任务大,是通天产品。搞得好为国争光,搞得不好就是罪人。”他时刻都觉得如履薄冰,如芒在背。虽然和地球一样在不停地转动,但他明白,建国数十年来,茅台酒厂的发展变化并不大,生产和管理进步缓慢。连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前副总编、作家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采访时,还牢骚满腹地说:“在整个长征路上,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。不要问我原因何在。”那原因很明显,是落后的生产手段和脏乱差的环境。连国内记者也发出“茅台酒香,茅台镇脏”的呼声。这些对邹开良来说是个刺激。

在一次订货会上,一位国外代理商对他火上加了一把油:若论质量和特色,茅台酒无愧于世界名酒,是酒林皇冠上的明珠,在当今世界上,没有那个白酒能与茅台酒媲美;若论包装,跟它的价值很不相符,很不适合世界市场的需要。一位身材和内在都很有气度的王妃,穿一身村姑服装,既土又俗,岂能相称?那种一等质量、二等价格、三等包装的产品,怎能体现出其商品价值?

邹开良很重视这条意见,决心改变这一切。国酒企业也要发展、创新。创新才能使国酒发扬光大,永不停止地前进。他相信几千年酒文化催生出来的举国无双的好酒,到他这一代手中定要展现出灿烂的光华。于是,除了开发低度茅台酒外,亲自抓包装装璜的创新。他苦思冥想,既要突出茅台酒的悠久历史,又要向人们展示高雅华贵、古色古香的风韵。他与全国著名的设计师马熊配合,设计出珍品茅台酒等多规格系列产品,1986年曾获“亚洲之星”包装奖。中外友人手捧的既是商品又是工艺品。喝着茅台酒,看着外包装,高尚的艺术享受把人带到另一种境界。当然经济效益十分可观,仅1987年销售的近二十吨珍品茅台酒,多盈利256万多元。

(2)

改革开放的春风把 960 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企业吹得如雨后春笋，一向不甘寂寞的邹开良象是又被一条无形的鞭子猛抽了一鞭，他在思索，苦苦地思索，思索得睡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茅台酒厂是历史悠久的老企业，解放后在三家私人手工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老企业也要腾飞，也要上一个台阶！

他心里明白，茅台酒在国内外市场上经久不衰，关键在于有第一流的质量。茅台酒的生命在质量，没有质量就没有茅台酒！在职工大会上，他紧握拳头，敲着桌子给职工工作报告：我们的经营思想是，质量即生命，创新求发展。当质量与产量发生矛盾时，产量服从质量；质量与效益发生矛盾时，效益服从质量；质量与发展速度发生矛盾时，速度服从质量。质量具有一切的否决权！

1988 年春，用酒单位长龙似的排队要酒。质量检验部门把好质量关，每装一批酒都要抽查几次，甚至装了箱也要在装箱酒中抽样。象包青天开棺验尸一样一丝不苟。当班的这个班次已包装好了 5000 瓶内销酒，质检人员在几百箱酒中抽出一箱，打开一瓶，发现这瓶酒包装质量不合格，结果蒙受上万元的经济损失把 5000 瓶酒全部重新包装。

邹开良和他的助手们，对茅台酒从下料到包装出厂建立、强化了一套严密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层层检查把关，仅质量监测就有 7 大环节 24 个关口，象过筛子一样筛，让每一个职工都有一本质量帐，强化质量意识。车间、班组都有质量管理小组，全厂举办了 13 期质量管理培训班，80% 以上的职工都得到轮训。从建立国营茅台酒厂的 40 年间，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酒，没有一瓶是不合格的，出厂酒的合格率年年都是 100%。

(3)

邹开良初来乍到茅台酒厂时，尽管当副手，却不想扮演“维持会长”的角色。他到车间走走看看。他来到制酒车间，看见工人们依然穿着一条裤衩子背糟上甑时，皱起了眉头，见那间额头上布下一层网纹，他昏昏然，茫茫然了，自语着：这原始操作还要维持多久？

他失眠了。回首往事又增加了一层阴云。

童年的记忆是很清楚的。孩童时代，他目睹过烤酒工人的辛酸，百多斤重的糟子背篓压在肩上，悲凉的呻吟号子时而还在脑际回荡，凄苦的过去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

这位出生在大坝乡沙窝村的穷孩子，永远忘不了儿时的岁月。沙窝村尽管很美，村头翠绿的山林，山林旁边潺潺流过的小溪，小溪环绕的肥田沃土……但这些都不是属于他的。属于他的也仅仅是阳光、空气、水和只有十来平方米、四面透风的窝棚小木屋。那些保长甲长们对这间小木屋也不放过，不是摊捐派款，就是拉夫抓兵，小木屋里被搅的鸡犬不宁，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上已没有生存的条件。一天晚上，当人们熟睡的时候，父母偷偷地带着他和两个妹妹，背着一口铁锅和一个饭甑子，一点包谷粒离开了沙窝村，翻山越岭，来到通往茅台镇的山旯旮里——紫云乡烂田湾，租了一块土地，过着虽被剥削，被奴役，但稍微平静一点的粗茶淡饭的日子。

他在烂田湾开始步履人生的征途。他父母希望他读书，长大成为一名郎中，解救苦难的农民。他自己也确实想实现在这一夙愿。

然而，烂田湾却有人开了一座酒坊，这酒虽是包谷所做，但

很香很醇，有客就有酒，无酒不成席；农人们在田里干活干累了，也要饮杯酒，有酒能解乏。可是，那些背着尖底背篓的烤酒人，一年四季穿着一条只能遮羞的裤衩子，背上压着百斤重的糟糟，两根棕绳扣进肉里，弯着 90 度的腰，在呻吟中把糟子放进酒甑，烤完酒后又同样把糟子背出来，反反复复。有一次他来到茅台酒作坊，那些烤酒人，比烤包谷酒更累更苦，一样的赤身裸体，一条裤衩子伴着他们度过惨淡的人生。把汗水、苦水、血水都掺和进酒里。

连那最理想的勾酒也变成了苦活，勾酒师把几十种，甚至上百种陈年老酒，按不同年份，不同比例掺和在一起，尝尝品品，品品尝尝，不如意再掺和，等完全符合茅台酒标准再出厂……伸出他们的舌苔，煤粉状的黑记牢牢趴在舌苔上……

烤酒人太苦了，今后当名郎中解救他们。

随着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歌声，三家私人手工作坊变成了地方国营企业。所有制的改变，生产力的发展，对企业无疑是一场革命。职工们的期盼，干部们的遐想，带来的却是连续 16 年的亏损，这遐想，这期盼却成了负数，成了职工们思想深处的一条套索，越拉越紧。干部职工都不想这样干下去，期盼应成为现实。

他调到茅台酒厂，试图和前任领导一起努力挣脱套索，象跳高运动员，让那根横杆再向上升高，让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得到升华。

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 窥探世界工业五彩缤纷的奥秘

(4)

改革，并非停在嘴上的弄潮儿，如果为了赶浪潮，那是华而

不实，自欺欺人。改革是要冒风险的，不冒风险将一事无成。这种风险也不亚于资本主义世界里大老板倾家荡产后，从几十层楼上跳下来的悲剧。身居山沟里的邹开良“试着干”了一阵子，也确实感受到辛酸的泪水，那苦涩、那咸碱、那辛辣、那吞进肚子里凉冰冰、热烫烫的难言之味，改革谈何容易。

正是这样的不容易，才给他带来攀登高峰的力量和勇气。邹开良有股子钻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犟劲。他不会打扑克、下棋，也不会跳舞、打麻将，他喜欢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习，在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。但他又不是书呆子，他把古代左丘明的话“为将者有勇不如智，有智不如学”作为座佑铭，博古通今。1960年他在北京人民大学读书时读了很多书，在文革关牛棚的日子里，集中学完了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全部课程，改革开放以来又学了系统工程理论和工业经济管理学，遍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，知识为他的思想飞跃打下了基础。在县里虽然是管农业的副县长，但他不是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的农村基层干部，他毕竟是位开拓者。

在茅台酒厂，他顶着“机械化生产必将影响茅台酒质量”的舆论压力，还有专业厂家索要巨额投资的近乎敲诈的不道德行为，大胆拍板，试制成功了工字梁行车，不锈钢活动甑，采用抓斗起糟，行车吊甑下糟等，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，制酒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。接着又试制成功了茅台酒射流灌装机，降低了损耗。这一切都为企业的腾飞起了助跑作用。

1987年，邹开良在西德法兰克福的克隆大学听了10天现代化管理课，带着超重的国际先进管理资料，在波恩登上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。在飞机上，他无心欣赏异国情趣，也无心品尝空中小姐送来的佳肴，而是闭上眼睛让思绪插上翅膀：到香港、日本、西德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，心灵深处好象开了一个

天窗，外部的大千世界太精彩、太诱人了，不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比外国的差，而是科学管理跟不上。任何一个古老的企业都是由小到大，由原始到现代化，由手工作坊到微机控制这样一个过程。没有科学管理，就没有企业的高速度。若论质量，茅台酒不就是世界水平吗？要让茅台酒厂成为巨人，除了质量上的不败之外，在管理中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厂长在决策上还要有新思维，时时刻刻不停地思维，去窥探世界工业的奥秘，才能立于工业强林。

(5)

回到生他养他的茅台这块土地，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使他陶醉，又觉得太神秘太原始。

妻子余吉英准备好了他平时最喜欢吃的饭菜为他接风洗尘，他吃得很香很甜。饭后家人们围着电视机去度过那愉快的夜晚，他却独自躺在床上，面对这古老的企业，不能再深深地思索。

忽然，他又折身起来，走到院子的竹躺椅上，仰望着满天星斗，过电影似的，一幕幕场景浮现在眼前：自建立国营茅台酒厂以来，连续 16 年亏损，亏损额达 444 万多元，还连续 14 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，欠酒 100 多吨，究其原因还是管理太差。全厂没有一条合乎科学的规章制度，有的车间、部门有制度了也不执行，车间生产没有计量，没有定额，下窖粮食不过磅，年底一次算总帐，浪费惊人；一吨酒曾装出 2800 瓶，如果批评一句，一吨酒又亏损七八十公斤；包装车间门口到处堆着酒瓶子，老百姓赶场随意拿一个到街上买酱油醋；包装车间里成了共产主义酒店，谁想喝都可以到车间喝几口；酒库里的坛子质量不好，规定年损耗不超过 3%，有的酒库损耗达 9%；锅炉房的煤，周围的老百姓可以来撮；盖窖坑的谷壳老百姓可随意拿去装枕头，擦锅底……这

样的管理怎能不亏？

他越想越激动，猛然站在院子里自语：真感谢周高廉、季克良倾注全部心血杀住了这股风，效益也扭亏增盈了。眼下要在管理上跨越古老文化的区域性鸿沟，让边远小镇里的企业象发达的中心城市一样，掌握最先进的生产手段，建立自己企业的小特区，还得从最基础的规章制度抓起。

国有国法、家有家规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企业依然。他记得刚参加工作时，站在田坎上学会了解放军教唱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那首歌，歌曲里有一句叫“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”的歌词，步调不整齐的部队没有战斗力，没有规范的企业也必定是一团糟。

回到屋里，他拿出小本本写了一段话：每个职工要定岗定责，每项工作都要程序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。

他先从自己做起，在办公室里挂上了厂长书记的职责，鸡蛋大小的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然后是副厂长、副书记、各车间科室乃至每个职工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上到下，反反复复修订、完善，制定出 30 多万字的标准化作业法，每条每款都和职工个人的工资捆在一起，该奖的奖，该罚的罚。全厂开展“假如我是厂长”活动，发动全厂职工向厂长提合理化建议，结果收集了 4800 多条意见，条条有着落。1987 年初，制酒车间的出酒率总是上不去，工人着急，邹开良更着急。他到各科室车间奔走，到技术人员面前请教，原来动力车间的气压上不去，锅炉带病运转。为解决这一技术难题，每天上班前在锅炉边蹲一个小时，连续四个月，每天都象钟表一样准时，从不间断。到年底总结时，年初欠产的 100 多吨酒又补了回来。酒库存酒的坛子漏损严重，他当机立断，改用酒坛，制定了每降低 1% 的漏损发奖金 1200 元，结果仅仅四五年时间减少漏酒 996 吨，为国家增加大约 1.5 亿元收入。